

当代名家精品小说卷

年轮

梁晓声 /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梁晓声 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
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
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
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 ○ NIANLUN



年轮



下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
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
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
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 NIANLUN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年 轮

(上、下)

梁晓声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 32K 本 28.5 印张 620 千字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镇江新光印刷厂印刷 印数 1—10000(套)

ISBN7—221—03681—0/I·700

定价:26.80 元(上、下)册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以共和国同龄人与祖国共同走过的30年历史为背景，以北大荒上山下乡的六位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男女知青的人生道路为主线，展示了中国社会几十年所经历的坎坷和风风雨雨，勾划出共和国的年轮。

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，使当时正上小学的他们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。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，使他们激扬过也失落过……。当改革大潮席卷大地的时候，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已过去。但是，他们凭着坚强的意志，顽强地与命运抗争。用自己的智慧，自己的鲜血谱写着一代人壮美的人生。刻划出共和国同龄人的年轮。

全书洋洋七十余万字，以时代顺序分为四个历史阶段，故事曲折，情节催人落泪。

第一章

诞生自磨难岁月的，也有宝贵的成熟

.....

题记

1

1961年的国庆节，在我国冰城哈尔滨的一所小学，有三个五年级的男同学发了愁。他们每天吃的都是榆树钱儿、柳树芽儿、豆饼、甜菜丝……尽管是稀汤灌大肚，还常常灌不饱，谁身上要是有一毛钱，那简直是一笔“财富”！可是学校要举行国庆活动，少先队员们整整齐齐地上街游行，要求每个学生都穿上好衣服——这一点倒不犯愁，因为当时无论大人小孩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一种质量——布，不过有个新旧之分，把旧衣服拣出来，洗一洗，

照样是白衬衫，蓝裤子，象个少先队员，可是不知谁规定，每个学生还要穿一双白球鞋，这可比登天还难，因为球鞋又叫胶鞋，它不是布，妈妈做不了，要穿就得到商店去买，而在这三个孩子脑子里，掏钱买这样高档的鞋，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去年国庆节，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白胶鞋，被人从游行队伍中赶了出来，今年，五年级了，还能丢那个人吗？

当然不能再那样傻了，上课时，他们已经想好了计策。

“铃——”下课了，下面是课间活动，全班同学都要到操场上去练习队形，他们三人趁这个时间，奔向了老师的讲台上，讲台上有老师的粉笔盒，他们要用粉笔，把自己的鞋“加工”成“白胶鞋”，办法倒也简单，用白粉笔可劲地往鞋上涂，“加工”完一只鞋，看上去可以“以假乱真”。

但一个孩子的鞋早就破了，大脚趾顶在鞋外，用粉笔涂大脚趾，总么也涂不白——他叫王小嵩。

“笨蛋，”另一个孩子看见，立刻给他出主意“把粉笔弄湿”，他一边说，一边继续对自己的鞋“加工”不止——他叫徐克。

“可是，哪有水啊。”王小嵩急得快哭了。

第三个孩子叫吴振庆，他在三人之中显得大一点儿，这时，吴振庆已经涂完了自己的一双鞋，立刻帮王小嵩“化妆”脚趾甲，他以老大哥的口吻说：“这还不容易？来点人造水儿就得了呗！”

他说罢，就往粉笔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替王小嵩涂起来。

动作虽然麻利，毕竟有点儿心慌，他们耗费了多半盒粉笔。

这时，外面操场上，队号队鼓时强时弱，口号此起彼伏：

“高高兴兴，欢度国庆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……”

一名女生忽然推开教室门，急迫地说：“你们三个在这儿干什么哪？还不快走！马上就该咱们班操练啦。”——她叫张萌，是个小队长，“一道杠”。

张萌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三个好朋友低头看自己的鞋，看对方的鞋，继而抬起头来互相看着，显然都不那么自信。

有什么办法，吴振庆一挥手，说：“快走！”

在楼阶前，吴振庆不放心，又扯住两个好伙伴，依然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模样，替他们正了正领口，紧了紧红领巾，又替王小嵩将露在外面的一角白上衣掖入裤腰里。

而徐克，则用手指抹了点儿唾沫，将吴振庆一绺翘着的鸡冠似的头发抚平……

吴振庆鼓励地说：“咱们够合格的啦！”

于是三个小伙伴，趁一组队列从楼口经过，机灵地窜了出去。

他们借着别的班队列的掩护，终于迁回到自己班的队列。

三束纸花。经由几只手，从张萌手里，传递到了他们手里……

他们班的队列通过操练台——他们排在一横列，挥

舞着花束，跟别人齐声喊：

高高兴兴，欢度国庆！

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……

他们走得很神气，一本正经……

通过操练台，他们互相挤眉弄眼，互相庆幸他们所获得的成功……

上课的铃声响了，同学们都端正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。

张萌发现了讲台边上和地上的一片粉笔末，她不能容忍值日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赶紧前去扫尽。

她刚归座，班主任走入了教室。她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教师，姓曲，是同学们爱戴的曲老师。

张萌喊口令：“立、礼、坐！”

同学们按口令整齐地站起，整齐地行礼，整齐地坐下。

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这一节语文课，我们学《神笔马良》，大家翻开课本……”

曲老师一边说，一边挥手到粉笔盒中取粉笔——她只拿出了三分之一截粉笔。她似乎有些奇怪，索性连粉笔盒也拿出起来……

粉笔盒内只剩不多的几截断粉笔了，有的还磨成了三角体或半圆体。

她严肃地扫视着全班同学……

端坐的同学们莫名其妙地望着她……

老师终于说：“哪个同学从粉笔盒中拿粉笔了？”

没人举手。没人回答。吴振庆、王小嵩、徐克也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坐的比别同学更端正。望着老师的眼光比别同学更坦然。

老师问：“大家知不知道，每位老师，每月只发一盒粉笔？”

同学们齐声回答：“知道！”

老师再问道：“知不知道，如果提前用完了，连能买到的地方都没有，老师只得向别的老师借？”

同学们回答：“知道！”

老师生气了：“看来你们什么都知道！那么，老师的半盒粉笔哪儿去了？嗯？”

张萌倏地站起来大声说：“老师，不关别同学的事，是吴振庆、王小嵩，还有徐克……”

三个好朋友，经当众揭发，不得不依次站了起来……

张萌坐下后，老师克制地说：“你们把粉笔还给老师。”

同学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到三个好朋友身上。

王小嵩和徐克低头不语。

吴振庆毕竟是老大哥，他鼓起勇气说：“没了……我们……我们用粉笔当鞋粉……”

王小嵩讷讷地想说明原因：“没有白胶鞋，就不能参加国庆活动，可我们都想参加……”

和王小嵩同座的一个女生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他们家里都挺困难的，去年他们就没有白胶鞋，不能参加国庆活动，您就原谅这一次吧……”她叫郝梅。

老师问吴振庆：“真的吗？”

吴振庆说：“老师，我们都是穷人的孩子……”

张萌倏地回过头高声说：“胡说！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穷人！”

徐克猛地抬起头，瞪着张萌反驳：“有！就有！”

张萌生气了，大喊：“你反动！”

王小嵩说：“反动怎么啦？我揍你！”并且威吓地举起了拳头。

张萌不示弱：“你敢！”

吴振庆说：“你说穷人反动，你才反动呐！”

郝梅极富正义感地拿起了王小嵩的铅笔盒（那是牙膏盒做的），倒出了里边的几截铅笔让张萌看：“你看你看，连铅笔盒都买不起，这么短的铅笔头都舍不得扔，不是穷人，还是富人啊？”

张萌泪汪汪地，委屈地向老师求援：“老师！”

老师说：“好啦好啦，都不要争论了。粉笔的事，老师不再追究就是了！”

她示意三个站着的同学坐下，开始在黑板上写课题。

老师背过身去时，王小嵩又回头对张萌示了示拳。

粉笔掉在地上，老师蹲下身捡。她并没马上站起——她肚子里剧烈地疼痛。她一手撑地，一手扶墙，蹲了一会儿才捡粉笔，才站起……

因为有讲课桌挡着，没有同学发现这一点……

老师一手撑着讲课桌，站在讲台上，领大家读课文

……

“从前，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叫马良……”

同学们跟着读……

有一个男同学，用竖立在桌上的课本挡着自己，偷偷拿小刀刻块什么坚硬的东西，他叫韩德宝。

他将刻下的东西，用纸包成一个个小包，趁老师不注意时，分抛给别的座位的男同学。

“有一天，马良遇到了一位白胡子爷爷。老爷爷说：‘孩子，我快饿死了，给我点儿吃的吧！’马良便毫不犹豫，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饼子，送给了白胡子爷爷，尽管他自己也非常饿……”

老师的声音很微弱……

可同学们并未觉得异常，齐声跟读……

王小嵩得到了一个小纸包，他打开一看，是一些豆饼屑。他分了一半儿，倒在同桌郝梅的桌面上。

郝梅无动于衷。

王小嵩将纸包里剩下的豆饼屑，全部舔食在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嚼着……

他再看郝梅的桌面时，豆饼屑已不复存在，桌面上留下了一道用舌头舔过的，湿漉漉的痕迹。仿佛一只蜗牛刚刚爬过……

他看郝梅，她目不斜视地盯着课本，却紧闭着嘴。

吴振庆也得到了一个小纸包。他打开后，见纸上还写着字——“这不是一般的豆饼，是喂军马的豆饼。我爸爸一位在骑兵团当连长的战友，托人捎来的。”

“白胡子爷爷，临走时送给了马良一支笔……”

老师的领读声更微弱了……

同学们的跟读声也微弱了——差不多只有女同学的声音在读。几乎每一个男同学嘴里都有了豆饼，都在津津有味地嚼着。

老师问：“男同学都怎么了？为什么……都不……读？”

男同学们都默不做声。

老师说：“男同学，都……站起来……”

老师说话的声音之微弱，终于使同学们觉得不对劲儿。

女同学们谴责地望着男同学们。

老师又领着男同学读，但男同学们仍一个个紧闭着嘴，都在嚼着豆饼，怎么张得开口。

老师举起了一下手臂，似乎还想说什么。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只不过张了张嘴……

她双膝一弯，跪倒在讲台上——但她的一只手还扳着讲课桌的边缘。她似乎企图努力站起，却没成功……

同学们一时都呆住了……

老师抬起头望了同学们一眼，连那只扳着讲课桌边缘的手也无力地垂下了——她倒在讲台上……

教室里肃静了一瞬间——仿佛听到远处有火车到站的泄气声。

“老师”第一个叫起来的是张萌，她叫得很轻很轻。完

全是一种下意识。

后面几排同学站了起来，向讲台上望。

吴振庆离开了座位，蹑足走到老师跟前，仿佛他认为老师只不过是睡着了，怕惊醒她似的……

同学们望着他扶老师——可他扶不动……

他抬头求援地望着同学们……

同学们此时才忽啦一下全都离开座位，拥向讲台，团团围住了吴振庆和老师……

“老师！”

“老师！”

“老师你怎么啦？”

他们呼唤着，张萌和几个女同学哭了……

教室门开了，几名别的班的老师出现……

泪眼汪汪的，惊慌失措的同学们，望着他们的老师被一位男老师背着，被两位女老师左右护着离开了教室……

张萌停止哭，指着王小嵩恨恨地说：“是你把老师气的！”

王小嵩似乎也认为是自己的罪过，他内疚地，惴惴不安地靠向了墙，如同当众被抓住的小偷……

吴振庆护住王小嵩：“不关他的事……”——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模样……

张萌说：“当然还有你的责任！”

“还有徐克！”

徐克正想溜，被一个女同学推到了吴振庆和王小嵩

一块儿……

“揍他们!”

说这句话的,是分给他们豆饼吃的韩德宝。

于是几个男同学对他们拳脚相加……

张萌又一指韩德宝:“你也不是好东西!你上课不但自己吃东西,还分给别人吃!要不你们能都读不出课文么?揍他们这些臭男生!”

看来张萌在女同学中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,她的话几乎将所有的女同学都发动了起来。她们开始挥着小拳头打所有的男同学……

男同学们一个个抱头鼠窜……

只有郝梅一个女同学没有参与对男同学们的惩罚,她闪在一旁,默默地望着……

讲课桌被碰了一下,粉笔盒掉在了地上……

粉笔盒被踩扁了,粉笔被踩得粉碎……

郝梅立刻蹲下,捡起粉笔,她的手被踩得疼去……

打完架,女生们出了气,忽然大家又想起老师来,她倒底怎么啦?于是大家一齐来到教员室门外……

教员室内传出老师们的说话声:

“我看是饿的……”

“这半个月来,一到中午吃饭时,她就借故躲出去,有一天我发现她端着饭盒站在楼梯口那儿吃,饭盒里除了野菜没别的……”

“她公公婆婆在农村饿得活不下去了,到城里来住在她家了。她丈夫也是当老师的,咱们当老师的才二十八斤

半定量，唉……”

“她也不说，说了咱们能让她每天中午光吃野菜么……”

“她那么自尊，就是咱们每天中午分给她吃，她也不会接受啊！”

“脸色这么难看，嘴唇发青，会不会是野菜中毒呢？”

“喂，喂，人一直昏迷不醒，请快一点派救护车来行不行啊？什么？没车？有辆车也没有汽油？喂喂……”

教员室的门忽然开了，走出来一位男老师，就是背他们老师的那位，看去挺年轻，二十七八岁的样子。

吴振庆走上前，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老师，请您转告我们老师，我们错了……”

男老师有些困惑：“你们怎么了？”

王小嵩说：“我也错了……”

徐克说：“还有我……”

几乎所有的男同学七言八语：

“我们都错了……”

“我们上课吃东西来着……”

“我们以后再也不了……”

韩德宝手拿一块豆饼递给男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一会儿我们老师要是清醒过来了，请您将这点儿吃的给我们老师吃了吧。就说是韩德宝给她的……”

豆饼黑糊糊的，并看不出是多么高级的豆饼。

男老师没有马上接，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豆饼……”

男老师犹豫着，似乎不知该不该接。